

吳重翰著

明代倭寇犯華史略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吳重翰著

明代倭寇犯華史略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二月初版

（96224）

港

明代倭寇犯華史略一冊

每冊實價國幣陸角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著 者 吳 重 翰

發 行人 王 長 沙 南 正 路 雲 五

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

發 行 所

長沙、重慶、成都、西安、南昌、金華、
梧州、昆明、貴陽、香港、汕頭、福州、
商 務 印 書 館

版 權 所 有
翻 印 必 究

（本書校對者王重慶）

序

今春在嶺南大學授明代倭寇犯華歷史一科，蓋在抗戰時期，對於日人已往侵略之經過，必須一讀，以作吾人今日之借鏡。日人侵略之野心，始自明代。平秀吉有「攻韓及明」之策，所謂「超越山海，直入於明，使其四百州盡化我俗，以施王政於億萬斯年。」野心畢露，胥見於此。秀吉終於慘敗而歸，一無所得，此日人乃念念不能忘情者。吾人防日，當遠自明代，若謂始於今日，得毋太晚。甲午之戰，日人不過往事重溫，翻演舊套；而自明以來秉國政者，尙未了了，爲可恨耳。

蘆溝事發，中國抗戰之局面已成，此爲最後關頭，無可再讓。日本於是劍拔弩張，秣馬厲兵，海陸空軍，應有盡有，排山倒海而來，無非師其老祖宗之故志，欲完成其侵略之迷夢。日人之侵略乃傳統性，非偶發者也。明代倭患，明人不知銷磨幾許頭顱與血肉，早已爲吾人作殺賊之前驅而爲壯烈之犧牲，史冊昭昭，垂於萬世，吾人又豈容忽諸？

是編爲利便起見，分篇敘述。史凡六篇：曰，明代以前倭與中國之關係；曰，明初倭患；曰，江浙倭患

前期曰，江浙倭患；後期曰，閩粵倭患。曰，平秀吉犯朝鮮。又以其他史料事實，仍須一述者，爲附錄四篇。曰，倭奴國考；曰，倭之民風；曰，中國人與倭之勾結；曰，倭賊之凶悍與明人之懦怯。際此舉國洶洶，人事紛紜，編撰時又諸多爲難，南方冊籍闕如，無從借讀，致有多種重要參考書竟未得過目者。姑不讀孤陋，草創成之，因名曰史略，俾他時有所訂正補逮而已。

百粵之地，離前線較遠，但敵機轟炸，無日無之，人民遷徙流離，備嘗辛苦，此雖後方，直等前線。旬日以來，敵人尤兇狠無道，每日在城內下彈百餘枚，死傷動以千萬計。血肉橫飛，腥臭滿地，瓦礫作墟，烽火蔽天，五羊城裏，人盡如鬼。此人類史上莫大之慘劇，俟諸將來歷史家筆述可也。而吾書適於此時草竣，在危城之下，悽然搖筆，百感交集，竟觀厥成，得非天幸。因以付梓，用毋忘此日也。

民國二十七年夏岡州吳重翰序於羊城麗苑

目次

序

一	明代以前倭與中國之關係	一
二	明初倭患	二一
三	江浙倭患前期	三七
四	江浙倭患後期	六三
五	閩粵倭患	八九
六	平秀吉犯朝鮮	一一三
附錄		

一	倭奴國考	一三一
二	倭之民風	一三六

三	中國人與倭之勾結.....	一四四
四	倭賊之凶悍與明人之懦怯.....	一五四

明代倭寇犯華史略

一 明代以前倭與中國之關係

吾述明代倭患，則明代以前倭與中國之關係，有須先述之者，蓋窮其源流，然後知其歷史進展之狀況也。溯前代之往跡，察現在之形勢，便可以證將來之結果矣。吾人論史，有取於是。

倭人初通中國，始自後漢光武建武中元二年（五七），倭奴國奉貢朝賀，使人自稱大夫。光武賜以印綬。安帝永初元年（一〇七），倭國王帥升等獻生口，百六十人，願請見。桓靈間，倭國大亂，更相攻伐，歷年無主。有一女子，名卑彌呼，年長不嫁，事鬼神道，能以妖惑衆，於是共立爲王。侍婢千人，少有見者，唯有男子一人，給飲食，傳辭語，居處宮室，樓觀城柵，皆持兵守，法俗嚴峻。（後漢書東夷傳）

魏明帝景初二年（二三八）六月，倭女王遣大夫難升米等詣郡，求詣天子朝獻，女王卽卑彌

呼也。太守劉夏遣吏將送詣京都。其年十二月，詔書報倭女王曰：「制詔親魏倭王卑彌呼，帶方太守劉夏遣使送汝大夫難升米，次使都市牛利，奉汝所獻男生口四人，女生口六人，班布二匹，二丈以到汝所在踰遠，乃遣使貢獻，是汝之忠孝，我甚哀汝。今以汝爲親魏王，假金印紫綬裝封，付帶方太守假授。汝其綏撫種人，勉爲孝順。汝來使難升米牛利，涉遠道路勤勞，今以難升米爲率善中郎將，牛利爲率善校尉，假銀印青綬引見，勞賜遣還。今以絳地交龍錦五匹，絳地縹粟罽十張，蒨絳五十匹，紺青五十匹，答汝所獻貢直。又特賜汝紺地句文錦三匹，細班華罽五張，白絹五十匹，金八兩，五尺刀二口，銅鏡百枚，眞珠鉸丹各五十斤，皆裝封，付難升米牛利還，到錄受悉，可以示汝國中人，使知國家哀汝，故鄭重賜汝好物也。」齊王正始元年（二四〇），太守弓遵遣建中校尉梯儁等奉詔書印綬詣倭國，拜假倭王，并齎詔賜金帛錦罽刀鏡采物。倭王因使上表答謝詔恩。其四年（二四三），倭王復遣使大夫伊聲耆、掖邪狗等八人上獻生口，倭錦絳青縑帛布丹木豺短弓矢。掖邪狗等壹拜率善中郎將印綬。（三國志魏書東夷傳）

晉武帝泰始初，遣使重譯入貢。（晉書東夷傳）宋武帝永初二年（四二一），詔曰：「倭讚萬

里修貢，遠誠宜甄，可賜除授。」文帝元嘉二年（四二五）讚又遣司馬曹達奉表獻方物。讚死，弟珍立，遣使貢獻，自稱使持節都督，倭，百濟，新羅，任那，秦韓，慕韓，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。孝武帝大明六年（四六二）詔曰：「倭王世子興奕世載忠，作藩外海，稟化寧境，恭修貢職，新嗣邊業，宜授爵，號可安東將軍倭國王。」興死，弟武立，自稱使持節都督，倭，百濟，新羅，任那，加羅，秦韓，慕韓，七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。順帝昇明二年（四七八）遣使上表曰：「封國偏遠，作藩於外，自昔祖禰躬擐甲冑，跋涉山川，不遑寧處。東征毛人五十五國，西服衆夷六十六國，渡平海北九十五國。王道融泰，廓土遐畿，累葉朝宗，不愆於歲。臣雖下愚，忝胤先緒，驅率所統，歸崇天極，道徑（按，宋書作遙，據黃遵憲日本國志作徑）百濟，裝治船舫，而句驪（按，即句麗）無道，圖欲見吞，掠抄邊隸，虔劉不已，每致稽滯，以失良風。雖曰進路，或通或不，臣亡考濟，實忿寇讎，壅塞天路，控弦百萬，義聲感激。方欲大舉，奄喪父兄，使垂成之功，不獲一簣，居在諒闇，不動兵甲，是以偃息未捷，至今欲練甲治兵，申父兄之志，義士虎賁，文武効功，白刃交前，亦所不顧。若以帝德覆載，摧此彊敵，克靖方難，無替前功，竊自假同府儀同三司，其餘咸假授，以勸忠節。」詔除武使持節都督，倭，新羅，任那，加羅，秦韓，慕韓，六國諸軍事安

東大將軍倭王。（宋書夷蠻傳）梁武帝卽位，進武號征東將軍。（梁書諸夷傳）

自漢以迄宋梁，倭王稱臣如故，迨隋煬帝大業三年（六〇七），其國王多利思北孤，遣使朝貢，其國書始自稱日出處天子，稱煬帝爲日沒處天子，不復以臣稱矣。使者曰：「聞海西菩薩天子，重興佛法，故遣朝拜，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。」其國書曰：「日出處天子，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」云云。煬帝覽之不悅，謂鴻臚卿曰：「蠻夷書有無禮者，勿復以聞。」明年（六〇八），上遣文林郎 裴清使於倭國，倭王遣小德阿輩臺從數百人，設儀仗，鳴鼓角來迎。後十日，又遣大禮哥多毗從二百餘騎效勞，引導至闕。是日倭王臨軒，清進國書信物。親王諸王，文武百官，皆紳冕立仗。國書曰：「皇帝問倭皇，使人大禮蘇因高等至，具懷朕欽承寶命臨御區宇，思宏德化，覃被含靈愛育之情，無隔遐邇。知皇介居海表撫寧民庶，境內安樂，風俗融和，深氣至誠，遠修朝貢，丹款之美，朕有嘉焉。稍暄比如常也。故遣鴻臚寺掌客裴清（按日本國志作裴世清）指宣往意，并送物如別。」其王語清曰：「我聞海西有大隋禮義之國，故遣朝貢。我夷人僻在海隅，不聞禮義，是以稽留境內，不卽相見。今故清道飾館，以待大使，冀聞大國惟新之化。」清答曰：「皇帝德并二儀，澤流四海，以王慕化，故遣行人來此宣諭。」乃鄉

食清於朝，既而引清就館。其後清遣人謂其王曰：「朝命既達，請即戒塗。」於是設宴享以遣清，復令使者隨清來貢方物，此後遂絕。（隋書倭國傳及日本國志卷四）兩國當時雖交好，以禮義相待，然而交好不能長此以往，則多利思北孤未必有誠意也。

迨及唐代，太宗貞觀五年（六三一），倭王舒明（按，貞觀五年即舒明三年，當爲舒明，而非皇極，新唐書錄在皇極後，非也。）遣使獻方物，太宗矜其道遠，勅所司無令歲貢。高宗咸亨元年（六七〇），遣使賀平高麗，後稍習夏音，惡倭名，更號日本。又妄夸其國都方數千里，南西盡海，東北限大山，山外即毛人云。武后長安元年（七〇〇），其王文武立，改元曰大寶，遣朝臣真人粟田貢方物。朝臣真人者，猶唐尚書也。寇進德冠，頂有華鬘四披，紫袍帛帶。真人好學，能屬文，進止有容。武后宴之麟德殿，授司膳卿，還之。玄宗開元初，粟田復朝，請從諸儒授經，詔四門助教趙玄默即鴻臚寺爲師，獻大幅布爲贊，悉賞物買書以歸。其副朝臣仲滿慕華不肯去，易姓名曰朝衡，歷左補闕，王友多所該識，留京師五十年乃還。（按，日本國志卷四謂：仲滿即仲麻呂，及還，明皇因命爲使。仲麻呂賦詩有「銜名將辭國，非才忝侍臣，天中戀明主，海外憶慈親」等句。其將還也，從明州上舟，夜深月出，仲麻呂作歌，世傳

爲絕唱三笠山辭是也。在唐五十四年，與王維、李白、包佶、儲光羲往來贈答。後擢左散騎常侍、安南都護。大歷五年卒，贈潞州大都督。天寶十二年（七五三），朝衡復入朝，上元中，擢左散騎常侍。德宗貞元二十年（八〇四），使者真人興能獻百物，真人蓋因官而氏者也。興能善書，其紙似繭，而澤人莫能識。（按，新唐書繫建中元年，據日本國志改繫貞元二十年。興能，日本國志作葛野。）其學子橘免勢、浮屠空海、願留肄業，歷二十餘月。（按，新唐書作年，據日本國志改作月。）使者高階真人來請，免勢等俱還。文宗開成四年（八三九）復入貢。（新舊唐書東夷傳）唐代倭人屢遣學子來中國求學，實爲倭人留學中國之始，蓋慕中國之風化也。

宋代，太宗雍熙元年（九八四），日本國僧齋然，與其徒五六人，浮海而至，獻銅器十餘事。自云姓藤原氏。父爲眞連，眞連，其國五品品官也。齋然善隸書，而不通華言，問其風土，但書以對。云：「國中有五經書，及佛經，白居易集七十卷，並得自中國。土宜五穀，而少麥，交易用銅錢，文曰乾文，大寶。畜有水牛、驢、羊，多犀象，產絲蠶，多織絹，薄繒可愛。樂有國中高麗二部，四時寒暑，大類中國。國王以王爲姓，傳襲至今，王六十四世，文武僚吏皆世官。守平天皇，卽今王也。」太宗召見齋然，存撫之甚厚，賜紫衣。

館於太平興國寺。上聞其國王一姓傳繼，臣下皆世官，因歎息謂宰相曰：「此島夷耳，乃世祚遐久，其臣亦繼襲不絕，此蓋古之道也！」中國自唐季之亂，寓縣分裂，梁周五代，享歷尤促，大臣世胄，鮮能嗣續，朕雖德慚往聖，常夙夜寅畏，講求治本，不敢暇逸。建無窮之業，垂可久之範，亦以爲子孫之計。使大臣之後，世襲祿位，此朕之心焉。」（宋史日本國傳）太宗又欲妄效日本，世世相傳，帝王之心，熏熾若此！日本多中國典籍，奮然之來，復得孝經一卷。越王孝經新義第十五卷，皆金縷紅羅，標水晶爲軸。孝經卽鄭氏注者。越王者，乃唐太宗子越王貞，新義者，記室參軍任希古等撰也。奮然又求印本大藏經，詔亦給之。二年（九八五），奮然歸國。後數年，奮然遣其弟子喜因奉表來謝曰：

「日本國東大寺，大朝法濟大師，賜紫沙門，奮然啓：傷鱗入夢，不忘漢主之恩，枯骨合歡，猶亢魏氏之醜。雖云羊僧之拙，誰忍鴻濡之誠？奮然誠惶誠恐，頓首頓首，死罪。奮然附商船之離岸，期魏闕於生涯。望落日而西行，十萬里之波濤難盡；顧信風而東別，數千重（按：宋史誤作里字，據馬端臨文獻通考改正）之山嶽易過。妄以下根之卑，適詣中華之盛。於是宣旨頻降，恣許荒外之跋涉；宿心克協，粗觀寓內之瓌奇。況乎金闕曉後，望堯雲於九禁之中；巖扃晴前，拜聖燈於五臺。」

之上。就三藏而稟學，巡數寺而優游。遂使蓮華迴文，神筆出於北闕之北；貝葉印字，佛詔傳於東海之東。重蒙宣恩，忽趁來跡；季夏解台州之纜，孟秋達本國之郊。爰逮明春，初到舊邑，縑素欣待，侯伯慕迎。伏惟陛下惠溢四溟，恩高五嶽；世超黃軒之古，人直金輪之新。齋然空辭鳳凰之窟，更還螻蟻之封。在彼在斯，只仰皇德之盛；越山越海，敢忘帝念之深。縱粉百年之身，何報一日之惠？染筆拭淚，伸紙搖魂，不勝慕恩之至！謹差上足弟子傳燈大法師位嘉因，并大朝剃頭受戒僧祚乾等拜表以聞。（宋史日本國傳）

齋然之表，其依戀華夏之情，躍然紙上。然蒙賜甚厚，宜其五體投地也。

眞宗景德元年（一〇〇四），其國僧寂照等八人來朝，寂照不曉華言，而識文字，繕寫甚妙，凡問答，並以筆札。詔號圓通大師，賜紫方袍。仁宗天聖四年（一〇二六）十二月，明州言日本國太宰府遣人貢方物，而不持本國表詔，却之。其後亦未通朝貢。神宗熙寧五年（一〇七二），有僧誠尋獻銀香爐，木榼子，白琉璃，五香水，精紫檀，琥珀，所飾念珠，及青色織物綾。神宗以其遠人而有戒業，處之開寶寺，盡賜同來僧紫方袍。是後連貢方物而來者，皆僧也。神宗元豐元年（一〇七八），使通事僧

仲回來，賜號慕化懷德大師。孝宗淳熙二年（一一七五），倭船火兒藤太明毆鄭作死，詔械太明，付其綱首歸治以其國之法。三年（一一七六），風泊日本舟至明州，衆皆不得食，行乞至臨安府者，復百餘人，日給錢五十文，米二升。俟其國舟至日，遣歸。十年（一一八三），日本七十三人復飄至秀州華亭縣，給常平義倉錢米以振之。光宗紹熙四年（一一九三），泰州及秀州華亭縣復有倭人爲風所泊而至者，詔勿取其貨，出常平米振給而遣之。寧宗慶元六年（一二〇〇），至平江府。嘉泰二年（一二〇二），至定海縣，詔並給錢米遣歸國。（宋史日本國傳）有宋一代，倭人航海貿易正多，每爲風浪飄泊，至中國東南一帶，其對東南情形，自較認識。後來侵犯中國，專擾東南者，未非不本於此也。

自漢迄宋，倭人歷代皆來朝貢，遣使來往，兩國修好。迨入元代，竟反以前親善和鄰之旨，爲兩國開始交惡之時期矣。元初，倭人只知有宋，未知有元，故未嘗遣使入元朝貢。世祖至元一年（一二六四），以高麗人趙彝等言，日本可通，擇可奉使者。三年（一二六六）八月，命兵部侍郎黑的給虎符充國信使，禮部侍郎殷弘給金符充國信副使，持國書使日本，書曰：

「大蒙古國皇帝奉書日本國王：朕惟自古小國之君，境土相接，尙務講信修睦，況我祖宗受天明命，奄有區夏，遐方異域，畏威懷德者，不可悉數。朕卽位之初，以高麗無辜之民，久瘁鋒鏑，卽令罷兵，還其疆域，反其旄倪。高麗君臣，感戴來朝。義雖君臣，觀若父子。計王之君臣，亦已知之。高麗朕之東藩也。日本密邇高麗，開國以來，亦時通中國。至於朕躬，而無一乘之使，以通和好。尙恐王國知之未審，故特遣使持書，布告朕志，冀自今以往，通問結好，以相親睦。且聖人以四海爲家，不相通好，豈一家之理哉？以至用兵，夫孰所好？王其圖之！」（元史日本傳）

世祖當國，雄稱天下，威震海外，南北四夷，莫不朝貢，獨日本無一乘之使，因遣使通國書，無非令其降服，否則必用兵也。此是先禮後兵之言。意氣凌邁，咄咄迫人，國勢雄強，誰不爲之懾服者？黑的等道由高麗，高麗國王禎乃遣其樞密院副使宋君斐與禮部侍郎金贊爲黑的等嚮導。四年（一二六七）春正月，至高麗巨濟縣松邊浦，畏風濤之險而還。王禎乃使宋君斐偕黑的等詣闕上書曰：「詔旨所諭使臣通好日本事，謹遣陪臣宋君斐等伴使臣以往。至巨濟縣，遙望對馬島，大洋萬里，風濤蹴天，意謂危險若此，安可奉上國使臣冒險輕進。雖至對馬島，彼俗頑獷，無禮義，設有不軌，將如之何？且日本